

广西高校重点研究基地

桂东南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果丛书

文学

· 时空 · 比较

—— 王志明文学论文集

王志明 著

WENXUE
SHIKONG
BIJIAO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文学·时空·比较：王志
A3121657
I206.6-53
W39

广西高校重点研究基地 ——

桂东南社会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成果丛书



文学·时空·比较

—— 王志明文学论文集

王志明 著

WENXUE
SHIKONG
BIJIAO



A3121657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学·时空·比较: 王志明文学论文集 / 王志明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643-1522-1

I. ①文…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 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文集②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9999 号

文学·时空·比较
——王志明文学论文集
王志明 著

责任编辑	刘立
特邀编辑	左凌涛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press.swjtu.edu.cn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4.25
字 数	347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1522-1
定 价	32.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穿越时空的守望

潘大林

我有不少当教授的朋友，但能以兄弟相称的，仅有志明兄，并且一称就是近三十年。后来他虽荣任要职，但每与我通电话，依然开口必呼兄弟，真情厚谊，一如既往。

志明兄是贵港人，大学毕业即到玉林工作；我是玉林人，多年之后却到了贵港。命运的阴差阳错，并没影响我们始终如一的兄弟情份。想当年我还在玉林办刊物，怀揣对文学的一腔热情，像追求爱情般追求文学，写稿、约稿、编稿，办班、办笔会、开讲座，一心只想当作家或者帮助别人当作家，组织拟任命我为某官，吓得我连夜提水果去找领导婉言谢绝，唯恐误了自己的文学前程。后来身边经济大潮滚滚而起，写作之途反而每况愈下，日渐边缘，许多文学青年或下海经商、或当官从政，纷纷弃笔袖手。即使如此，我仍放言：那怕最后只有我一个，也要守住文学这块阵地。语言中有几分豪壮，也有几分苍凉。

就在那恰如四面楚歌之际，重围外杀来一员猛将与我并肩作战，写论文为我呐喊助威，使我知道自己并非单枪匹马，顿时信心大增，愈加努力，写作便得以持续至今。那员猛将，便是志明。志明宅心仁厚，好做雪中送炭之事。他当时还只是玉林师专（现玉林师范学院前身）的一名普通教员，在繁重的教学之余，研究鲁、郭、茅、巴之际，他很早就关注到桂东南本土文学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对本地的主要作家作品分别写了评论在报刊发表，对重大创作活动也作了评点、梳理和肯定，表现出了难得的热情和远见。多年之后，玉林师范学院开设了相类似的地方文化研究课题，我尽管不详内情，但估计肯定是得到了已担任副院长的志明兄的大力支持。

我一直以为，玉林师范学院和它的前身玉林师专，既是桂东南最大的人才库，也是地方的文化库和思想库。该校数以万计的毕业生工作在桂东南众多的党政机关、教育文化单位和各行各业，有的还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顶梁柱，学校的社会功能早已远远超出一般的师范院校，因而学校在大力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为地方文化事业的积累、传承和弘扬，做出学术上的努力。其实志明很早就将此视为责任，不但身体力行，还将一批老师引领到其中，组成了相关的团队，多年之后，陆续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令人欣慰，也让人敬佩。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一段关于大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玉林师院正是秉承了这种现代教育理念，有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学术追求，不仅仅传道授业解惑，还能以博爱之心从教、以恒久之志治学、以普世之怀度人，毫无疑问，这里将会层出不穷地产生众多大师。志明就曾亲自向我推荐他的毕业生，为他们寻找合适的工作，扶助他们走好人生之路。正因他的古道热肠，使得许多学生即使在毕业多年之后，还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但是学生的老师，更是慈和的长者和热心的朋友。看到他和学生们一起纵情喝酒、打牌、说笑话、侃人生，我总感到有几分羡慕和妒忌：原来教

授也可这样当，原来当教授这么好玩！

想当年我们聚会的时候，更多是在家里随便做几个菜，然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放言天地之间，纵论世界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我到志明家，他会亲自下厨，做上最拿手的生姜焖鸭，吃得大家连呼美味、饱嗝连连——我到贵港工作之后，才知道其实那是他老家港南一带的特色菜，他实在是得了其中的真传。

现在志明兄将他多年的学术成果编成了这本专著，其中主要篇幅在于对文学时空艺术的探索，对小说、散文和鲁迅等作家作品的时空表现艺术，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新意和深度的课题。古代章回小说中的套语“说时迟那时快”，其实就隐含着实际时间和心理时间的差异。书中还收录了不少桂东南地方作家作品研究的文字，尽管时过境迁，语境不再，但志明的那份真挚、热情、智性和勤奋，却依然充溢在字里行间。

林语堂曾将朋友分为四大类：高雅而有趣、高雅而无趣、低俗而有趣、低俗而无趣，志明兄无疑是朋友中的第一类。基于相类的志趣和相近的个性，我和志明不管光阴荏苒，日居月诸，友情依然如酒，越久越醇。如若真可穿越时空，我想我们肯定还会是好朋友——无论此处，还是彼处；无论这辈子，还是下辈子。

2011年10月22日·贵港

目 录

时空论

小说时空简论	3
现代抒情诗时空论	9
现代小说开端时间浅说	15
鲁迅小说的开端时间	19
鲁迅小说情节时间说	23
现代小说情节时间论	32
戏剧时间艺术论	39
散文创作中的时间思维	45
环境描写与小说空间	48
人物形象的空间意义	55
戏剧空间艺术简论	65

比较文学散论

《雷雨》和《群鬼》的时空艺术比较	73
比较《莎菲女士的日记》和《幻灭》的时空艺术处理	80
野猫子和嘉尔曼	87
从《春桃》《归来》《我应该怎么办》 看许地山、莫泊桑、陈国凯的美学境界	93
臧克家的《难民》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98
浅谈中国古代艺术家的审美态度	101

现代文学散论

鲁迅小说中的写意式及速写式浅探	109
略论《凤凰涅槃》及郭沫若的前期思想	116
二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 ——略论《家》的社会学特色	124
试论巴金作品的人物三系列	129
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与她的创作个性	136
“性别”解读的另一种眼光 ——关于“女性艺术”的思考	142

浅谈郭小川诗歌语言理论的美学价值	148
后现代的哲学话语：婚姻抉择的困惑	
——论王海鸰的《中国式离婚》	152
奇人著奇文：新文学的启明星	
——谈刘鹗《老残游记》	162

桂系作家简论

眷恋·背叛·寓意	
——论鬼子作品的悖论性哲学叙事	171
潘大林创作特色论	177
裂变中的守成与奔突	
——重论潘大林小说的文学价值	185
文艺苑中的绿叶 作家的良师益友	
——覃富鑫文学研究述评	191
莫之榛与赵树理的小说结构比较	197
论者的担当	202
太平天国文学革命及其历史地位略述	207
花香满园 争奇斗艳	
——玉林地区 1984 至 1990 年度文学奖述评	215
《金田》漫笔	220
后 记	221



时空论

小说时空简论

时间和空间是小说艺术中无处不在的两个主要成分，无论是叙述节奏、人物心理历程、情节发展，还是故事构架和景物描写，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其中强烈的时空感。小说的时间与空间既像地球上的经纬线，构成了小说的脉络，又像一张纵横绵密的网，勾连着小说血肉的各个方面。那么，小说中时间和空间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我们先说时间。

从哲学的角度说，时间是指一切物质不断变化或发展所经历的过程。小说中的时间与此不同，它指的是故事的全过程——即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叙述节奏的快慢、浓缩与扩展，跳跃和延伸以及心理时间。

在传统小说中，故事发展的全过程是小说时间最基本的概念。任何世间事件都有其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时间在这些事件的发展中缓慢或快速地流去，一去不复返，这是生活中的真实。小说作为艺术，当然无法脱离生活本质去凭空虚构，因此，小说时间与社会生活中的时间常常是一致的。它只是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地反映生活，这是现实主义作品的最大特点。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司汤达、莫泊桑的小说到中国的四大名著，到现代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梁斌、张洁、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无不显示这一特点。问题在于，现代小说随着现代人的思维变化而冲破了原来的时间观念，现代人思维的复杂性带来了小说时间的变更——意识流的心理时间展示了放射性的多层面的时间观念，使小说开拓了新的时间视野，展示了小说时间的发展前景。

小说时间的另一问题是叙述节奏的快慢。叙述是小说时间中的重要方面，叙述的过程既是完成故事的述说过程，也是小说时间发展的过程。但是小说故事情节的叙述节奏有其独特的美学规律，其艺术的相对规定性对叙述节奏的快慢轻重形成一定的限制。叙述节奏的快慢虽然也受作家的创作风格影响，但主要是根据作品的内容需要或者题材的要求来决定的。一般来说，以写人为主的小说通常较为缓慢。写人的作品中，作家为了更深刻地刻画人物性格，从深层次刻画人的精神世界，总是不厌其烦地描写人物的外貌，细腻地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再用环境描写加以衬托渲染，甚至不惜笔墨地夸张和重复人物的特征和语言，以此达到塑造典型人物的目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同样具有这些特点。在托尔斯泰的几部名著中，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使用缓慢的叙述节奏达到极点；有时甚至令读者无法忍受。我国现当代小说中也不乏类似作品。这类以讲故事为主体的小说，肖像描写常是三笔两画的白描勾勒，心理世界常以人物行动和语言来体现，环境描写则以简洁著称。小说以人物的行动作为主要叙述对象，从而令人感到故事情节在不断快速推进。尽管这类小说有直奔主题之嫌，但是一般的读者更愿意接受这种小说。像《三国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古龙等武侠大师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证。当然，这类小说也有不少缓慢之处，如《三国演义》写到赤壁之战时，就有曹操临江赋诗的暂歇；写到全国烽烟四起故事不断处，则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和缓。但是，这里的舒缓绝不与写人一类作品的缓慢等同。它是急战

前的平静，是引发前的蓄势，是急风暴雨前的沉默。事实上它是虚缓实速，一旦气势蓄满，就会像山洪暴发，猛虎下山，离弦之箭，一发而不可收。

辩证地说，就像写故事为主要的小说快中有缓一样，写人为主要的小说也不少缓和中含快之处。至于作家个人在创作中如何把握缓急的程度，如何才能表达得恰到好处则是由作家创作时选取的题材、作家给作品定的基调、作家的创作风格以及艺术修养的程度决定的。

浓缩与扩展是小说情节时间的另一重要方面，为了突出主题表现和审美需要，为了集中描写人物的某部分生活，常常对那些铺垫、衬托、过渡性的情节进行浓缩。这里的浓缩往往可以达到以“点”示“面”，以一抵十，以一斑现全豹的效果。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到县城成了干部后，虽然仍深爱着刘巧珍，但最终还是抛弃了她，为此，刘巧珍痛苦异常，这位纯情少女对高加林刻骨铭心的情感直到出嫁那天也无法排解。小说在表现这一情节时，没有大写特写，只用刘巧珍离家前对巧玲说：“姐没有念过书，但心里喜欢有文化的人。”这句话高度浓缩，仅此短短一句就足以表现刘巧珍饱受爱情煎熬的痛苦心情，可见浓缩的艺术魅力。当代小说中，浓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为了交代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小说常常以电影蒙太奇手法进行。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结尾处通过一系列事件的迭现来达到情节的高度浓缩，从而使小说主题得到了历史性深化。

与情节浓缩相对的是情节的扩展。故事情节的扩展是小说艺术创作过程的必然性。为了深化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常对某些场面进行大肆渲染铺陈，在局部中察微见细，以此来突出事件、加强作品的审美效果。某些事件场面本来并不复杂，但作家极尽抒写，细腻入微，使情节在缓慢的叙述中得到扩展。让人觉得情节事件在停滞不前，而只剩下空间感。如《陈奂生上城》中写陈奂生发现在招待所住了半夜就要了他两顶帽子的钱之后，他对房间的东西进行报复的场面，就是典型的情节扩展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情节的扩展使人物性格更为丰满，但小说事件并未加快，反而显得更为徐缓。

毫无疑问，情节的浓缩和扩展是一对矛盾体，它们互相牵制，相辅相成，对立统一。从小说叙述节奏上说，情节的浓缩是小说叙述节奏快速推进的过程，浓缩的程度越大，叙述节奏推进速度就越快，浓缩的程度较小，叙述节奏推进速度就相对缓慢些。由于小说情节扩展的目的在于深化生活面的描绘，在于作品主题的深化和人物性格的多层面刻画，它不像情节浓缩过程那样是粗线条表现，而是深层次的多元化的叙述。所以，情节扩展程度越大，小说的叙述节奏就越慢；情节扩展较小时，小说的叙述节奏就稍微快一些。当然，情节浓缩与扩展的叙述节奏速度反常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但这种情形并不违反艺术规律。

跳跃与延伸，小说艺术的集中性和典型性决定了它的简洁和精炼，同时也决定了小说时间的跳跃性。小说时间的跳跃是小说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重要方面。假如小说时间没有跳跃，就会鸡毛蒜皮一起写，胡子眉毛一把抓。其结果是：反映的生活烦琐杂碎、层层叠叠，小说既不堪累赘失去重心，又使读者不得要领、难以卒读。表面上，跳跃与浓缩在某些方面近似，但是在小说作品中，跳跃与浓缩毕竟不是一回事。浓缩是在情节时间过程中做文章，而跳跃则在故事的内、外时间上都有明显的体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为了省去不必要的交代和过渡，常常在外在时间上实施跳跃，特别在一些短篇小说中，时间跨越几个时期。由于篇幅不允许在其时间界定内进行细致入微的描绘，因此，只好进行跳跃。如《李顺大造屋》。李顺大三次造屋，前后有二十年的时间。但作家只是集中写了“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初、1977年三个重要年代。这中间有明显的时间跳跃。表面上，这好像给人以时间断裂的感觉。

但实际上作品描写的是已经流逝的时间，是历史。人们对过去的回顾，不是翻开陈旧的日记一点一滴重新过目一遍，而只是对历史留在他心中最重大、最沉甸甸的那部分进行反刍。当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跳跃时人们并不会产生时间的断裂感。从审美角度看，它是连成一体的，所以这种时间的跳跃并不影响小说的艺术价值，反而由于时间跳跃，使历史得到浓缩，拉近了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的距离，让人们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使小说具有另一层面的艺术价值——认识价值。另一种情形是情节之间的跳跃，作家为了表现人物性格、生活真实等。常常把相互间没有前后时间联系的情节放在一起组合，形成一种情节之间的跳跃。在这里，时间是模糊的，它仅仅是情节跳跃过程，情节与情节之间是不存在发展过程的，在现代小说中，非常明显地体现情节跳跃的，常见于意识流小说作品里。

在情节时间中，续延与暂断、跳跃的关系表现得非常密切。小说情节的续延是小说情节时间发展的必然。小说情节时间出现暂断之后，必须要使前后情节勾连起来，才不会使小说故事出现疏漏，这就存在续延问题。通常情况下，主线发展中插入环境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等造成的暂断，续延都比较好把握，但主线让给副线，一条副线被另一条副线冲断，或者回叙造成故事情节暂歇，其情节续延就特别需要艺术匠心，因为后面的情节必须照应前面的情节。情节跳跃之后同样出现续延问题，小跳跃的情节很容易续接上来，大跨度跳跃的情节——断歇时间长的情节，很容易被遗弃不顾，所以，必须注意这类情节的照应性续接。对于理智精明的作家来说，这种情节再多再复杂也不会丢三落四。像茅盾创作的《子夜》就很好地处理了续延的问题。如开头和结尾吴荪甫与赵伯韬两次见面，前胜后败，吴荪甫才发现赵伯韬用自己对付朱吟秋的方法来对付自己，从而续延了赵伯韬放长线钓大鱼这条暗线，林佩瑶与雷鸣分别五年后见面，雷鸣送给她《少年维特之烦恼》，结尾处林佩瑶手里这本书掉下来，一方面续延了两人的感情，另一方面通过林佩瑶的感情波澜来暗示吴荪甫夫妻情感危机。这些线索，茅盾都作了情节大跨度跳跃再续延的艺术处理，使整部小说的情节时间天衣无缝。

综览小说情节时间处理，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情节不可能没有跳跃，也不可能没有续延。小说情节失去跳跃，也就失去集中和波澜的艺术效果；情节没有续延，整个小说时间就会出现断层，集中和波澜的艺术效果也就毫无意义。所以，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失去了任何一方，小说都会失去其艺术魅力。

在小说时间中，心理时间是不可忽视的方面；由于人物心理历程是人的意识流动过程，因此，它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意识包括无意识、下意识和显意识。小说心理描写中，下意识和显意识显示出的时间性比较简单，故容易被感受到，所以我们不必过多讨论，需要我们深入论说的是无意识心理时间问题。小说中，人物的无意识心理状态常常通过梦幻形式表现出来，而梦幻过程就是心理时间过程。当人物由现实生活的行动发展状态转入心理历程状态，又从心理历程状态转回现实生活时，我们很自然地看到心理描写中的梦前、梦中、梦后整个过程的时间性。梦中的时间意义是明确的，这里需要阐明的是梦前、梦后是否属于心理时间的问题。梦前的描写虽然是现实行为，但却是触发人物深层精神世界的因素，它是梦幻始发的基点，也是梦幻过程的导引线索；而人物梦醒之时，在他（或她）对梦境的反刍之中会重新使梦想过程再现，并与现实连接，从而使梦的时间得以延长。所以，梦前梦后作为意识流动部分的心理时间是毫无疑问的，只不过它们是通过梦幻过程的“启后”和“承前”体现出来罢了。如阿Q关于革命成功时的梦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小说的心理时间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小说中的时间问题。被称为意识流的小说，其心理时间本质上与梦幻形态是基本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梦幻心理过程从发起到结束很少被中断，是一个完整的时间过程；而意识流小说的心理描写由于是一种“白日梦”形态，在意识流动过程中不时地被现实的某些现象冲断，因此时间上常常出现跳跃和“逆流”现象，有时则出现时间顺逆交替进行，给人混乱不清的感觉。如《春之声》之类的小说就体现了这种情形，我们认为，意识流小说对时间的处理是一种创新，它开创了小说时间的新形态，对小说创作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小说心理时间艺术的顺逆把握上，要有一定的规律性，要相对适度，时间的流转、时间的跳跃都应该让读者有因可循。只有这样，读者才可以体会到作品的艺术美。

什么是小说的空间内容？词典上对空间的解释是：一切物质存在和运动所占的地方，即哲学上所说的长、宽、高三维空间。小说的空间与此虽有姻缘关系，但是它主要指小说中的情节、人物群、心理空间、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等等。

最能表现小说空间的是小说故事情节。在一篇（部）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多少——容量大小和篇幅长短，常常作为小说分类的主要依据。所谓的容量大小，篇幅长短，实际上跟哲学意义上说的长、宽、高三维空间类似。故事情节对小说的空间性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情节复杂，小说的容量相对就大，篇幅就长；情节简单，小说的容量相对就小，篇幅就短。一部长篇小说只有几个简单的情节，就显得分量不足，没有内容，用繁复的文字或过多的环境、心理描写来“取长补短”，把短篇的内容写成长篇，就会越长越臭，令人难于卒读。当然，把许许多多情节堆砌在一起，把长篇的内容缩写成短篇，小说的空间够虽然充实了，但这种密不透风的小说空间会令读者应接不暇，没有想象余地，读完会味同嚼蜡，适得其反。小说情节的多寡是相对的，辩证统一的。无限制的堆砌和过分的简单都会使小说失衡。关键要恰当适度，根据小说主题，作家的创作意图，题材的容量来驾驭情节，才能使小说空间虚实适度，有些情节内涵虽小，但外延很大，就可以以少胜多。同样是表现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小说，《阿Q正传》中的情节虽少，但其外延很大，所以只以中短篇的篇幅就能成为世界名篇，陈国凯的《好人阿通》中的情节外延很小，只能以情节多取胜，写成长篇照样难入史册被人传颂。由此看来，作家安排情节是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达到最好效果，获得预期目的。

在小说空间中，谈情节不能说及人物，因为这是一对连体婴儿。在小说中，人物的一言一语、一颦一笑、人物间的每一个细小冲突都构成一个情节，都占据着小说的一个空间。关键的问题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善于驾驭人物的出场，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与所占分量，人物在冲突过程中的动作、表情与语言，人物性格的发展与铺垫，过场式的人物的出现与消失，等等。处理好这些，实际上就基本处理好了人物群在小说中所占空间的问题。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单一性格和多重性格的人物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种人物，他们被英国小说理论家佛斯特分别称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而圆形人物性格则“复杂多面，与真人相去无几，而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扁平式的单一性格的人物是一种人物类型，写好他们较为容易，无须多费笔墨。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圆形式的多重性格人物，因为这是作家最难以描写的对象，也是艺术核心所在。由于这类人物起码具有双重以上的性格特征，复杂而有深度、与生活贴近，在现当代小说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作品大都是这类形象：阿Q、吴荪甫、高觉新、朱老忠、高加林等，都是使其所在作品著称的人物。而陈忠实的《白鹿原》之所以能引起读者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显然与

白嘉轩的形象有很大的关系。白嘉轩是个复杂的人物：一方面，这个腰板永远挺直、不苟言笑的白鹿两姓的族长是个正人君子，他有极好的名声，深得族人尊敬，但另一方面，他又大量种植鸦片发昧心财，处心积虑地骗取好兄弟鹿子霖的白鹿原的风水宝地以为祖上坟山；一方面他有仁义善良的好名声，对长工鹿三像对亲兄弟一样，对白鹿原上家庭破产衣食无着的孤儿寡母慷慨赈济，并以自投罗网的方式义救“交农”事件中被捕的七个领头人，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残忍地逼迫赌棍把手放进开水锅中，逼迫鸦片烟鬼吃屎，毒打搅坏白鹿原纯洁古朴风气的小娥；一方面他凛然傲气，另一方面在兵匪合一的杨排长的淫威下又不得不委曲求全；一方面他鄙视大儿子白孝文腐化堕落，另一方面又在白孝文当上县长时颇感自豪。他一辈子与鹿子霖争强斗胜，争权争势，甚至大打出手。但到老年时，却又同情怜悯鹿子霖的不幸遭遇。我想，《白鹿原》正是因为有了白嘉轩这个复杂的立体的艺术形象，才使它获得世人认可。对于小说艺术中这两种最为鲜明的形象，我们认为，多重性格的圆形人物与单一性格的扁平人物相比，前者更具有真实性，艺术感染力更强；由于多重性格的人物复杂多变，常常能诱使读者参与再创作，所以这种人物性格的内涵能在作品描写之外拓展，使小说构成了更为宽阔的空间。

小说空间的另一重要方面是环境描写占去的部分。环境描写包括了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的描写。先说社会背景，小说史上，绝大部分作品都有社会背景描写。一般来说，描写社会背景常是通过场面描写、人物对话、心理描写或人物行动来表现，它与作品的外在时间有密切关系，但是社会背景所占小说空间不多。相比较而言，自然环境描写占的小说空间就较多。作家常通过环境描写来突出主题，显示社会生活特色，或衬托人物心情，表现人物性格，有时则是创造气氛，串联情节，加强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有时是为了点明身份、时间、地点，有时则是为了丰富诗情画意，而社会背景也常在自然景物描写中得到具体体现……正因为如此，作家总是花相当多的力气来描写自然环境，自然地，小说空间也被其占去了相当部分。应该说，这方面的描写还是相当必要的。没有了环境描写，有些社会生活特色就难以表现，人物情感就无法渲染衬托，而作品中的诗情画意更是难以寻觅……伟大作家的杰出作品的环境描写总是非常关注其空间分量，他们总能从读者心理和作品各部分的需要考虑进行恰当安排，因此，也总是得到良好效果。但是，有些作家为了显示自己的文笔优美和才智过人，不惜笔墨，极尽抒写，结果总是适得其反。优秀杰出的环境描写，除了其表面上所占有的小说空间外，它深远的意境也常常能体现出另一小说空间，这一方面获得的审美效果往往是作家始料不及的。所以，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很注意环境描写这一空间范畴。

最后，我们来说说小说空间的另一重要内容——心理空间。心理小说或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由于肖像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都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形象的外在表现，环境描写也只起到渲染和衬托的作用，只有心理描写才能从深层次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所以，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总是不遗余力，极尽其能去探索、去表现。

小说人物的心理空间中，简洁的、非逻辑性剪接组合的故事情节是其重要内涵。心理描写的作品不像以叙事为主体的小说那样，故事情节有严密的逻辑性，由于人物心理意识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它可以把毫无关联的事件组合，把古今中外的东西连接，形成一种蒙太奇式的非逻辑性的剪接，从而组成一个独特空间。如阿Q幻想革命成功时要杀人、要财物、要女人，三个情节就是无关联的并列关系，但却是阿Q心理想象中实实在在的空间内容。这种例子在大多数小说的心理描写几乎都可以找到。

应该说，心理小说抛弃传统小说的情节逻辑和细腻描写，有利于纳入更多的生活情节，反映

更多的生活信息，而且拓宽了小说创作形式，为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小说需要读者。由于我国读者长期养成了阅读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习惯，他们沉迷于阅读那些具有严密的逻辑规范的情节，并不喜欢这种由人物的心理意识组合而成的情节关系，甚至连一些具有高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也不欢迎这种心理小说的书写方式。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应该注意形式上的民族性，在创造新的小说形式的同时应该与民族形式相结合。如果我们只注意了“新颖独特”，而忽视了创作的目的是给人阅读，那么，我们将劳而无功。

纵观小说发展史，杰出小说的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总是密不可分、对立统一、互相交融的。诚然，小说不可能只有空间没有时间，或者只有时间没有空间。但是，由于人类生活中确实存在环境的不同和情绪等方面的原因而感觉时空有所变异，使小说创作出现偏重时间表现或偏重空间表现的现象，这是不奇怪的，是艺术创作所允许的，也是符合艺术规律的。

（以下文字为模糊扫描内容，无法准确识别，故在此处省略）

现代抒情诗时空论

当我们在漫长的中国诗史河流中游淌，就会发现古代诗杰们“才下眉头，又上心头”^①“朝如青丝暮成雪”^②那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同时也可以品味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③那种“诗中有画”的空间观念。确实，自《诗经》问世，中国诗歌就具有鲜明的时空特点。那么，20世纪的抒情诗的时空表现是怎样的呢？本文的研究意旨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现代抒情诗的时间实际上是诗人心理历程的轨迹，是诗人情感表现的过程。抒情诗歌的时间不像叙事文学那样通过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来体现时间过程，就整体而言，抒情诗主要是通过诗人主体的感情线索来显示时间的存在，由于时间随着诗人情感流淌而前行，就决定了诗歌时间是诗人情感的附庸，或快或慢都取决于诗人情感的变化。诗人感情不断向前推进，实际就是时间指针在前移，感情推进越快，意味着时针越快；当诗人“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时，时针就会缓慢移动几近凝滞了。当诗人情感出现大幅度跳跃，诗歌时间也就跟随着出现大跨越现象；而当诗人的情丝拉起已逝岁月的某段头绪，诗歌时间也会跟着穿越隐秘的隧道流转回去，直到这段情丝抽拉完毕，时针才会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运行。不同风格的抒情诗人，其作品的时间流速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而同一诗人，有时因为主题题材不同，处境有别，心境各异，等等，时间流速也有快慢之分。然而，就一般情况而言，同一风格的抒情诗人，其诗作中的的情感流动时速常常是大体近似的。现代诗坛泰斗郭沫若的诗歌，自《女神》起至晚年诗作，其情感大体上都属于狂飙突进式，而时间上都是快速推进：“凤凰”对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诅咒与否定，更生后激越情绪的抒发；“天狗”吞日吞月吞宇宙的豪迈情怀等都显示着时间的迅疾，即使是“天上的市街”上的明星和物品，也在与地上的珍奇类比中通过空间的转换达到时间的跨越，连流星也被想象成是牛郎织女在“提着灯笼”飞行。

在抒情诗的时间中，诗人想象过程是令人注意的重要方面。这里的想象除了通常所说的想象意义之外还包含着诗人的梦幻心理。想象是诗的生命。狂飙式的诗人固然神思飞扬，遨游广宇，而凝定静寂在诗歌境界的想象中也并不乏思绪万千。“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千万啊，莫要悚惧。/……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潜潜走过；/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支绯红的花朵！”^④此地的诗人，与故乡相隔千里之遥，他无以知道故乡“姑娘”的思念，但诗人的寂寞情丝勾连起两地相思。诗人白日梦般的心理过程，也许只是瞬间的思维，但是给人品味的感觉却有“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漫长时间。此类抒情诗显示的时间，不管是快速行进还是缓慢移动，常常都是向前延伸，其时针大都是顺时行走，读者阅读品味与想象的时间往往可与诗人情感同向发展，最后完结全诗时间。但是，许多抒情诗的诗情并不都是顺时针走动。诗人为了更为集中凝练地表

① 李清照：《一剪梅》。

② 李白：《将进酒》。

③ 王维：《山居秋暝》。

④ 冯至：《蛇》。

达某种情绪，有时会顺时之中纳入回溯，让“现在”时包容着“过去”，先把“现在”时间掐断，回溯之后让“过去”时流动一段，然后再交接起来，使“现在”继续发展。就整个时间长度来看，“现在时”所占全诗时间极为短暂，有些甚至不及“过去时”来得长，但是，因为诗中的“过去时”是与“现在时”的情感相融合，“过去”的情是为“现在”的情铺垫和烘托，所以，“过去时”也是诗人心理过程的“现在时”，“过去时”越漫长，诗人的心理过程就越漫长。抒情诗中的这种心理时间是特别引人关注的重要方面。我们不妨以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为例。诗人“康桥理想”的“单纯信仰”被国内军阀混战揉碎之后再回到孕育“理想”的康桥时，因当时正是浓雾弥漫，并不能再次领略康桥的美丽景观，因而诗中对康桥美景的描绘只是诗人对过去的深深怀念。诗人对康桥一草一木的柔情，既是孤独伤感的低吟苦诉，也是对已经伤痕累累的“康桥理想”的悲哀抚摸，而到后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寻梦”，更是无奈心境的延续。在这首诗中，“现在”只存在于“我轻轻地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这一短暂时间里，绝大部分是诗人对“过去”美好理想的流连眷念。徐志摩正是通过对“过去”美的长时间思忆来衬托“现在”的绝望和悲痛。这首抒情诗之所以成为布尔乔亚诗人的绝唱，恐怕与诗人对时间艺术的恰当处理不无关系。

抒情诗中的梦幻情绪也是想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梦幻是诗人情感表现的心理过程，其时间特征虽然也有缓慢现象，但大都是迅疾而短暂的。“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地，/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①诗人在人生追求的苦闷彷徨之中，渴望身边出现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由于渴望之极而产生幻觉。幻觉中的丁香姑娘走来了，似乎还投来了叹息迷茫的眼光。然而，她又飘走了，像梦后醒来，一切都幻化了。这里的时间短暂而快速，瞬息之间的幻觉，让人不可捉摸、无法把握。诗人通过霎时的梦幻来抒发自己内心渴望之切而又失望之深的难耐情绪，使读者在瞬间的阅读时间之后有了长久的品味与想象时间，使诗情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余音绕梁的效果。毫无疑问，这正是梦幻时间在抒情诗中的艺术魅力。

抒情诗所描写的客体形象（相对于诗人主体形象而言）的动作过程也有明显的时间特征。诗中的动作过程包含着时间，而动作所蕴涵的客体形象的心理过程无疑也有鲜明的时间存在。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②

日本女郎在送别客人时，先是含情怕羞，温柔地低下头来，接着是满含愁绪地道别。诗中客体形象的动作表情不多，时间过程是短暂的，但是，透过外在的动作表情，我们可以体会到客体形象的心理：知音走了，心心相印的人儿就要别离了，这一段美好而又令人眷恋的日子多么温馨！可是，从此各奔东西，天各一方，彼此相隔千山万水，两人还会见面吗？乍看起来，这首诗短小简单，但是，女郎的动作表情中体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却具有漫长的时间过程延伸——目前的分别、遥远的企盼内含着时间的无限。诗人通过短小的诗、简单的动

① 戴望舒：《雨巷》。

② 徐志摩：《沙扬娜拉》。